

金匱要略方論今釋卷四

川沙 陸彭年淵雷 撰述

受業妻嘉定沈本琰 參校

●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第十一

論二首

脈證十七條

方二首

金匱所論諸雜病。此篇最爲難曉。風也。寒也。積也。聚也。爲四種病因。然篇中所論。究不知其爲何種病。蓋吾人所以貫通中西古今之法。十之四。取之古書所載之證候。十之六。則取之古書所載之藥方。臨床上某藥方所治之病。合以其方之證候。推知古人所謂某病者。在今日之病理上當爲某病。如此而已。此篇藥方不過二首。證候亦語焉不詳。積聚之病。難經巢源。雖有論列。猶難明曉。風寒則竟無可考。於是所謂風寒積聚也者。終不知其爲何種病矣。意者古昔相傳有此四種病。仲景特述而不作。存而不論歟。篇中藥方二首。麻仁丸本出傷寒論。甘薑苓朮湯

見外臺第十七卷腎著腰痛門。引古今錄驗。名甘草湯。不云出仲景傷寒論。

引外臺

實方皆云
出傷寒論

然則金匱此篇。本非仲景舊文。後人取難經巢源等書以補綴之歟。皆未

可知也。

肺中風者。口燥而喘。身運而重。冒而腫脹。

運卽眩暈之暈。喘爲肺臟疾患必見之證。身運而重及冒。皆因炭養之交換不足所致。乃呼吸障礙之結果。腫脹則鬱血性水腫也。此條頗似肺氣腫之證。

尤氏云。肺中風者。津結而氣壅。津結則不上潮而口燥。氣壅則不下行而喘也。身運而重者。肺居上焦。治節一身。肺受風邪。大氣則傷。故身欲動而彌覺其重也。冒者。清肅失降。濁氣反上。爲蒙冒也。腫脹者。輸化無權。水聚而氣停也。

肺中寒。吐濁涕。

濁涕卽黏痰。已詳肺痿肺癰篇。吐濁涕。亦是呼吸器疾患常見之證。中風條云口燥。知是不吐濁涕。殆以風則生熱。故口燥。寒則化水。故吐濁涕歟。

肺死藏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

此所謂真臟脈也。脈法真臟脈見者死。故曰死臟。浮之謂輕按。按之謂重按也。下放此。

程氏云。內經曰。真臟脈見者死。

按此句內經屢見

此五藏之死脈也。肺藏死。浮而虛。肝藏死。

浮而弱。心藏死。浮而實。脾藏死。浮而大。腎藏死。浮而堅。五藏俱兼浮者。以真氣渙

散不收。無根之謂也。內經曰。真肺脈至。如以毛羽中人膚。

案見玉機真藏論下放此

非浮之虛乎。

葱葉中空草也。若按之弱。如葱葉之中空。下又無根。則浮毛虛弱。無胃氣。此真藏

已見。故死。淵雷案。五藏之死脈。皆云浮之按之。明是輕按重按之謂。程氏以爲俱

兼浮。殆誤矣。

肝中風者。頭目瞶。兩脇痛。行常偃。令人嗜甘。

程氏云。肝主風。風勝則動。故頭目瞶動也。肝脈布脇肋。故兩脇痛也。風中於肝。則筋脈急引。故行常偃。偃者不得伸也。淮南子曰。木氣多偃。偃之義。正背曲肩垂之

狀。以筋脈急引於前故也。此肝正苦於急。急食甘以緩之。是以令人嗜甘也。淵雷案。此不知是何種病。千金第十一卷肝臟脈論門。載此條。末有如阻婦狀四字。

肝中寒者。兩臂不舉。舌本燥。喜大息。胸中痛。不得轉側。食則吐而汗出也。

脈經千金云時盜汗飲食已吐其汁

魏氏云。肝中寒者。兩臂不舉。筋骨得寒邪。必拘縮不伸也。舌本燥。寒鬱而內熱生也。喜大息。胸中痛者。肝爲寒鬱。則條達之令失。而胸膈格阻。氣不流暢也。不得轉側者。兩脇痛滿急。輾轉不安也。食則吐而汗出。肝木侮土。厥陰之寒侵胃。胃不受食。食已則吐。如傷寒論中厥陰病所云也。汗出者。胃之津液爲肝邪所乘。侵逼外越也。此俱肝藏外感之證也。

金鑑云。兩臂不舉。舌本燥二句。而汗出三字。文義不屬。必是錯簡。不釋。

淵雷案。前條頭目暈。兩脇痛。兩脇爲肝經部位。頭目暈卽少陽證之目眩。少陽膽與肝爲表裏。以是斷爲肝病。猶可說也。此條證候。則與舊說之肝全不相涉。魏氏

之注亦牽強已甚。愚謂此等諸條。是古醫家別一派之說。混入仲景書中。今則此派已失傳。遂無可考耳。

肝死藏浮之弱。按之如索不來。或曲如蛇行者死。

程氏云。肝藏死。浮之弱。失肝之職。而兼肺之刑。按之不如弓弦而如索。如索則肝之本脈已失。不來則肝之真氣已絕。或有蛇行之狀。蛇行者。曲折逶迤。此脈欲作弦而不能。故曲如蛇行。其死宜矣。尤氏云。按內經云。真肝脈至。中外急。如循刀刃。責責然。如按琴瑟絃。與此稍異。而其勁直則一也。

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。先未苦時。但欲飲熱。旋覆花湯主之。

臣億等校諸本旋覆花湯

同方皆

尤氏云。肝藏氣血鬱滯。著而不行。故名肝著。然肝雖著。而氣反注於肺。所謂橫之病也。

參看傷寒今釋百一十五條

故其人常欲蹈其胸上。胸者肺之位。蹈之欲使氣內鼓而出。肝

邪以肺猶橐籥。抑之則氣反出也。先未苦時。但欲飲熱者。欲著之氣得熱則行。迨

既著。則亦無益矣。

金鑑云。旋覆花湯主之六字。與肝著之病不合。當是衍文。

淵雷案。千金無旋覆花湯主之六字。趙刻本及徐鎔俞橋諸本。皆不載方。丹波氏謂原注同字。恐闕字之誤。而徐程諸家以爲卽婦人雜病篇中之方。然其方治婦人半產漏下。與肝著之證不合。今從千金。

心中風者。翕翕發熱。不能起。心中飢。食卽嘔吐。

程氏云。心主熱。中於風。則風熱相搏。而翕翕發熱不能起。心中雖饑。以風擁逆於上。卽食亦嘔吐也。徐氏云。飢者火嘈也。食卽嘔吐。邪熱不殺穀也。尤氏云。心中飢。食則嘔者。火亂於中。而熱格於上也。邨田精一云。文選。張平子思玄賦。溫風翕其增熱兮。注。良曰。翕。熱也。衡曰。說文曰。翕。熾也。是翕有熱義。義金引漢述

淵雷案。千金心臟門。作心中飢而欲食。食則嘔。此條頗似半夏瀉心湯之證。當是胃病。非所謂心中風也。下二條同。古人多誤胃病爲心病。仲景亦稱胃爲心下。是

也。

心中寒者。其人苦病。心如噉蒜狀。劇者心痛徹背。背痛徹心。譬如蠱注。其脈浮者。自吐乃愈。

程氏云。內經曰。心惡寒。寒邪干心。心火被斂而不得越。則如噉蒜狀而辛辣。憤憤然而無柰。故甚則心痛徹背。背痛徹心。如蠱注之狀也。若其脈浮者。邪在上焦。得吐則寒邪越於上。其病乃愈。

淵雷案。千金心臟門。蒜下有齧字。無譬字。巢源蠱注候云。蠱是聚蛇蟲之類。以器皿盛之。令其自相噉食。餘有一箇存者。爲蠱也。而能變化。人有造作。敬事之者。以毒害於佗。多於飲食內而行用之。人中之者。心悶腹痛。其食五藏盡則死。有緩有急。急者。倉卒十數日之間便死。緩者。延引歲月。遊走腹內。常氣力羸敗。骨節沈重。發則心腹煩懊而痛。令人所食之物。亦變化爲蠱。漸侵食府藏盡而死。死則病流注。染著傍人。故謂之蠱注。

心傷者其人勞倦。卽頭面赤而下重。心中痛而自煩發熱。當臍跳其脈弦。此爲心藏傷所致也。

尤氏云。其人若勞倦。則頭面赤而下重。蓋血虛者。其陽易浮。上盛者。下必無氣也。心中痛而自煩發熱者。心虛失養。而熱動於中也。當臍跳者。心虛於上。而腎動於下也。心之平脈。累累如貫珠。如循琅玕。又胃多微曲曰心平。今脈弦。是變溫潤圓利之常。而爲長直勁強之形。故曰此爲心藏傷所致也。淵雷案。千金心臟門。作心中痛徹背。自煩發熱。當臍跳手。

心死藏浮之實。如丸豆。按之益躁疾者死。

丸。趙刻本俞橋本及徐沈尤諸本並誤麻。今據徐鎔及魏程諸本改。

程氏云。內經曰。真心脈至。堅而搏。如循薏苡子累累然。卽浮之實如丸豆。按之益躁疾之脈。丹波氏云。丸謂彈丸。豆謂菽也。

邪哭使魂魄不安者。血氣少也。血氣少者屬於心。心氣虛者。其人則畏。合

目欲眠。夢遠行。而精神離散。魂魄妄行。陰氣衰者為癲。陽氣衰者為狂。

尤氏云。邪哭者。悲傷哭泣。如邪所憑。此其標有稠痰濁火之殊。而其本則皆心虛而血氣少也。於是寤寐恐怖。精神不守。魂魄不居。為顛為狂。勢有必至者矣。徐氏云。心為君主之官。一失其統禦。而陰虛者。邪先乘陰則癲。陽虛者。邪先乘陽則狂。癲狂雖不同。心失主宰則一也。程氏云。內經言重陽者狂。重陰者癲。案二句出難經二十難非內經

文之此陰氣衰者為癲。陽氣衰者為狂。似與彼異。然經亦有上實下虛。為厥癲疾。素問
脈解陽重脫者易狂。此句待攷二十難云脫陽者見鬼則知陰陽俱虛。皆可為癲為狂也。魏氏云。陰

氣衰者。正陰衰而邪陰盛也。癲乃不識不知之狀。陰邪凝閉。而靈明之竅塞矣。故為癲。陽氣衰者。亦正陽衰而邪陽亢也。狂乃如神如鬼之狀。陽邪暴發。而禮讓之意絕矣。故為狂。朱氏云。哭字疑誤。陽氣衰。陰氣衰。衰字當作病字解。

淵雷案。此條諸證。除癲狂外。皆是神經衰弱。神經衰弱之根本原因。固屬多端。然此病之成。必以漸。及其日久而不能愈。必因血少。神經闕所榮養之故。金匱以為

血氣少是矣。然謂心主血脈。心主神識。而謂血氣少者屬於心。則古人之誤也。神經衰弱之甚。有發爲歇司的里。及依卜昆氏病者。則甚似癲狂。亦爲血氣少之故。若眞癲狂。則別是一病。殆非血少使然矣。又古人辨別癲狂。以潛靜者爲癲。躁動者爲狂。是以難經謂重陽者狂。重陰者癲。此乃就病狀上比較。以別爲陰陽。若癲狂之病因。固未必爲陰陽之偏勝也。徒以難經爲昔賢所必讀。讀難經而執定陰陽以論癲狂。乃無以解於金匱陰衰陽衰之適相反。於是徐程魏諸君紛紛曲解。以求調和。徐魏用意略同。皆謂邪乘其衰而病作。然推金匱之意。但言血氣少。非謂有外邪。求之今日之病理。癲狂亦無外鑠之病毒。程氏意謂癲狂之病。陰陽俱得致之。然與金匱難經辨析陰陽之意。又顯相抵牾。則三子之說。俱不可從。朱氏以衰爲病。衰固不可訓爲病。推其意。殆以經文承血氣少說來。故不曰病而曰衰歟。要之。癲狂之病理。決非對立之陰陽。金匱難經。師承又不必盡同。正不必彼此牽合。強作解人也。

脾中風者。翕翕發熱。形如醉人。腹中煩重。皮目瞶瞶。而短氣。

程氏云。風爲陽邪。故中風必翕翕發熱。脾主肌肉四肢。風行於肌肉四肢之間。則身懈惰。四肢不收。故形如醉人。腹爲陰。陰中之至陰。脾也。故腹中煩重。內經曰。肌肉蠕動。命曰微風。以風入於中。搖動於外。故皮目爲之瞶動。腹中煩重。隔其息道。不能達於腎肝。故短氣也。金鑑李彬云。風屬陽邪。而氣疎泄。形如醉人。言其面赤而四肢軟也。淵雷案。皮目。千金脾臟門作皮肉。是李氏以皮目爲上下眼胞。誤甚。脾死藏浮之大堅。按之如覆盂。潔潔狀如搖者死。

臣億等詳五藏各有中風中寒俱今脾只載中風腎中風中寒俱

不載者以古文簡亂極多去古既遠無文可以補綴也

金鑑引李彬云。脈弱以滑。是有胃氣。浮之大堅。則胃氣絕。眞藏脈見矣。覆盂則內空。潔潔者。空而無有之象也。狀如搖者。脈躁疾不甯。氣將散也。故死。淵雷案。潔潔。千金作絜絜。又於次條出脾中寒三字。而無證候。知其闕佚在唐以前矣。

跌陽脈浮而濇。浮則胃氣強。濇則小便數。浮濇相搏。大便則堅。其脾爲約。

麻子仁丸主之。

跌陽脈浮濇相搏云云。決非仲景文字。麻仁丸之證候。爲大便堅。小便利。而不渴。老人虛人燥急者。宜之。詳傷寒論今釋。

尤氏云。浮者陽氣多。濇者陰氣少。而跌陽見之。是爲胃強而脾弱。約束也。猶弱者受強之約束而氣餒也。又約小也。胃不輸精於脾。脾乃乾澀而小也。

麻子仁丸方

麻子仁

二升

芍藥

半斤

枳實

一斤

大黃

一斤

厚朴

一尺

杏仁

一升

右六味末之。煉蜜和丸。梧子大。飲服十丸。日三。以知爲度。

傷寒論作枳實半斤。尤氏云。大黃枳實厚朴所以下。令胃弱。麻仁杏仁芍藥所以滋。令脾厚。用蜜丸者。恐速下而併傷及脾也。

腎著之病。其人身體重。腰中冷。如坐水中。形如水狀。反不渴。小便自利。飲

食如故。病屬下焦。身勞汗出。衣一作表裏冷濕。久久得之。腰以下冷痛。腰重如帶五千錢。甘薑朮湯主之。

腰重。徐鎔本俞橋本徐程諸注本及外臺。並作腹重。千金兩載此條。腰痛門作腹。腎藏脈論作腰。

腎在腰部。故腰以下之病證。古人漫稱腎病。其實非腎藏病也。此因水氣停積於腰部。故腰以下冷痛。如坐水中。水氣卽溼氣。溼勝。故身重。腰重如帶五千錢也。形如水狀。千金作形如水洗狀。謂浮腫也。凡水氣病多渴。故以不渴爲反。不渴與飲食如故。皆胃無停水之徵。胃無停水。故曰病屬下焦。水氣病有衝逆證者。多小便不利。此無衝逆證。故小便自利。身勞汗出三句。言其病因。然此病不必因於衣裏冷溼。但溼之傷人。下部爲甚。故水氣積於腰部耳。尤氏云。腎受冷溼。著而不去。則爲腎著。然其病不在腎之中藏。而在腎之外府。故其治法。不在溫腎以散寒。而在煖土以勝水。甘薑朮。辛溫甘淡。本非腎藥。名腎著者。原其病也。

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方

甘草

白朮各二兩

乾薑

茯苓各四兩

右四味。以水五升。煮取三升。分溫三服。腰中卽溫。

千金外臺。用草朮各四兩。乾薑三兩。

聖惠方云。治腎著之爲病。身體冷。從腰已下痛重。甘草散方。於本方加當歸

三因方云。除溼湯。卽本方治冒雨著溼。鬱于經絡。血溢作衄。或脾不和。溼著經絡。血

流入胃。胃滿吐血。頭疼。加川芎二錢。最止浴室中發衄。

宣明論云。腎著湯。卽本方治胞痺。小便不利。鼻出清涕者。湯本氏云。小便自利者。膀

胱括約筋麻痺。小便不利者。利尿筋麻痺也。

方極云。苓薑朮甘湯。治心下悸。小便自利。腰中冷如坐水中。若疼重。形如水狀者。

方機云。治身體重。腰冷。小便自利者。兼用應鐘。

類聚方廣義云。此方加杏仁。名腎著湯。案出千金治妊婦浮腫。小便自利。腰體冷痛。喘

欬者。

又云。治老人平日小便失禁。腰腿沈重。冷痛者。又男女遺尿。至十四五歲猶不已者。最爲難治。此方加反鼻。蝮蛇霜也能奏效。宜隨證加附子。

方函口訣云。此方一名腎著湯。用於下部腰閒之水氣。陰脣水腫等。有效。婦人久年腰冷帶下者。加紅花與之。更佳。

湯本氏云。本方卽苓桂朮甘湯去桂枝加乾薑。二方之異。於此可辨。苓桂朮甘湯無乾薑有桂枝。故有上衝目眩之證。是因水毒上泛而集中於上半身。且見胃內停水也。本方無桂枝有乾薑。則主水毒下降而集中於下半身。故無上衝目眩之證。胃內亦無停水。有之亦甚微也。乾薑與附子同稱大熱。而有驅逐水毒之效。故其證必惡寒厥冷。師云身體重。卽組織中有水毒之徵。又云。腰中冷。如坐水中。形如水狀。又云。腰以下冷痛。腰重如帶五千錢。皆因水毒積集於下半身故也。此毒浸潤之結果。使組織弛緩膨大。故腹部軟弱無力。往往類似八味丸之臍下不仁。

然彼有口渴煩熱之證。可以分辨。又本方證之小便自利。疑於猪苓湯證之小便淋瀝。然彼屬陽證。有口渴熱狀。此屬陰證。口反不渴也。

古方便覽云。友人某。患淋瀝之證多年。腰腳冷。夜不寐。心下悸。與此方。諸證全愈。

又云。一婦人。平生上衝甚。而有心悸之證。故先生

謂吉益東洞也

令服苓桂朮甘湯。一夜

腹大痛。苦楚不可言。先生往診之。見疼痛之狀。腰部爲甚。與此方一劑。頓瘥。

又云。一士人。年七十三。平生小便頻數。腰冷如坐水中。厚衣覆蓋而坐。精液時泄。不自禁。諸治並無效。如此已十餘年矣。余診之。心下悸。卽與此方而全愈。

生生堂醫談云。京師古門前一嫗。來請治。腰腳冷。腳痿弱。一步不可行。如此十年矣。予乃作苓薑朮甘湯。且爲之放痧。血迸出許多。初來時。以肩輿。次來時人扶。次來時倚杖。次來時自步。不俟杖矣。

麻疹一哈云。吉邑季平之妻。年可三十。疹發時。身熱甚而不多。兩顴赤如裹朱。喘欬短氣。煩躁不得眠。口渴欲飲水。因作大青龍湯服之。盡五貼。前證稍安。遍身汗